

侦查在进行

〔苏〕阿·阿达莫夫 著

斐

文 译



I512.4
253
3

侦查在进行

斐

文译

〔苏〕阿·阿达莫夫 著

04138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59540

Аркадий Адамов
Идет розыск

根据苏联《ЮНОСТЬ》杂志1985年6、7、8期译出

侦查在进行

〔苏〕阿·阿达莫夫 著

斐文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插图 181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450册

ISBN7-5059-0160-5/I·109 定价:2.10元

引 子

这样，我的老朋友维塔利·洛谢夫在电视片《圈套》第二集中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与这部小说的情节相违背的，我似乎觉得，不仅在银幕上，而且在书中他都走完了自己的路。然而与老朋友分别原来并不那么简单。复杂的生活环境，当今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和人们的命运都强烈地吸引着我，十分清楚，与我不熟悉的新主人公一起探讨上述各个问题，使我感到困难。而且读者也表态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抗议信象雪片似地飞来，这使得我也对主人公的死产生了怀疑：这样处理合情合理吗？于是维塔利·洛谢夫抛开了影片中为他做出的令人伤心的安排，重又活跃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

目 录

引子

第一章	神秘的汽车号牌.....	1
第二章	迷人的玛加丽塔·叶夫谢耶夫娜.....	25
第三章	线索.....	78
第四章	在利亚柳什基村.....	129
第五章	陷阱.....	159
第六章	初战告捷.....	211
第七章	恶有恶报.....	251

第一章

神秘的汽车号牌

潮湿的、易于伤风感冒的莫斯科的冬天快要过去了。整整一冬没下几场雪。此刻，石板路两边、树旁、院子里，还残留着一个个脏污的小雪堆。湿漉漉的雾霭弥漫在空气中，人行道上大大小小的水洼夜间都冻上了冰，道路不平，很滑，行人们小心翼翼地走着。

柠檬酸厂的传达员热尼娅·玛雷舍娃坐在通道小屋的小窗旁，看着面前旋转的旧栅门。上下班的工人都要从这里经过，把出入证拿给她看。透过另一个小窗口，热尼娅看见两扇高大的半开半掩的铁门，西罗京老头子正在大门旁转来转去，他和热尼娅一样，穿着镶有绿色领章的黑大衣，戴着一顶士兵的护耳皮帽子。热尼娅缩在屋子里还冻得够呛，就更不用说在寒风刺骨的户外了，然而西罗京老头却寸步不离门旁自己的岗位。热尼娅啍啍吮着糖块，眼睛不时离开课本，同情地打量老头子一眼，还没到下班的

时间，没人走过通道。有几个人为图快径直跑过大门，将出入证伸到西罗京眼皮下一晃。有时也未必能节约时间，因为这老头儿很严厉，爱挑刺儿，眼睛特别好使，不象那个年岁的人。有时候他拦住个匆忙走路的人，拿过他的出入证，生气地问：

“怎么没贴相片？相片哪去了？说话呀！”

“谁知道！它自己掉了。”

“自己能掉吗？下次我可不放你过去，明白吗？”

“好吧，米沙大爷。这次你快放我过去吧。”

“登个记就让你过去。”

“什么？”那人警觉起来。“这又是干吗呀？”

“我要向大班长汇报。”

“我说米沙叔叔，我可已对你说清楚了，是人就该听明白了！”

可是西罗京已经根本不听。他推开通道的门，朝热尼娅喊道：

“听见了吗，热卡，记上：斯米尔诺夫，三车间的，没贴相片！”

西罗京老头子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会儿热尼娅同情地瞟上几眼，他虽然穿着大衣，仍显得瘦小，帽带晃来晃去。她边看边想：“说什么他也不进来暖和暖和。要不，换他进来一会儿？”可是窗外的风在呼啸，她听着风声，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出去，直到天慢慢黑下来时，她才终于战胜了自我，叹了口气，放下手里的书，下意识地朝窗口上方

的小镜子瞥了一眼，理了理脑门上一绺卷发刘海，把大衣拉平，推开屋门。

外面比热尼娅从小窗口看出去要亮一些。西罗京见她出来了，便喊了一声，风把老头子的话刮跑了。

就是在这瞬间，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

说得准确点，起初一切照常。一辆有篷的大卡车，从工厂院子里开到大门口。司机身旁的一个人，把一张纸条塞给走过来的西罗京老头儿。他拿过纸条，挑剔地仔细看过后，还给那人，然后去开门。他已抓住一扇铁门，就在这一刻他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停在那里的卡车，突然挥了一下手，朝那司机喊道：

“喂，快，你下来！”

此刻他的声音显得有点凶，听起来怪吓人的。

司机非但没有下来，反而却突然加大油门，卡车猛地向前冲去。西罗京动都没动一下，就被压倒在车轮子下面。汽车的左轮从他身上轧过，车子驶过，微微打开车门，接着，突然向右来个急转弯，向站在旁边的热尼娅驶来。她吓傻了，痴呆呆地一动不动。汽车挡泥板的一击虽很重，但只是蹭了过去，把热尼娅甩到通道小室的墙上，她狠狠地撞在墙上突出的部分立即失去了知觉。嘴唇上咸涩的血腥味和周围人们激动的喊叫声，使她苏醒过来。她被抬进传达室，放在旧沙发上。有人还想把西罗京老头也抬进来放到沙发上，可不知谁喊了一声：

“他已经死了，不要动！民警马上就到！”

几分钟后，果然来了两辆车，一辆是急救车，一辆是民警机关的。

此刻，大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工厂管理处的同志，对民警行动小组组长，一个已不年轻，留着小胡子，身穿黑大衣的人说：

“有关这辆车的的所有凭证都在会计科，那上面有车的牌照号，有提货人姓名、身份证号，还有车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从这儿逃不掉。”

“是外地人吗？”小胡子马上问道。

“多半是。我们走吧。”

小胡子叫来一位民警，命令道：

“维克托，检查一下整个现场，找一些证人。侦查员马上就到。你接待一下。我到会计科去。”

“这姑娘我们带走。”急救车的医生说。“要立即抢救。最起码是脑震荡。”

“好吧。”小胡子一挥手说。“尸体也可以运走。这里一切都已清楚。”说到这里，他又对他的同事吩咐道：

“把现场轮廓至少用粉笔画下来，姑娘被撞倒的地方按证人的证词画，至于那老头子的，他还躺在那儿，快画。还有画下制动距离……”

“没有制动距离，”年轻的同事打断他的话。“那混蛋是成心撞人的。”

“我们会弄清楚的。”小胡子点了下头。“他们逃不掉，好，我走了。出城的各个路口都要封锁。”

在会计科，人们把领货委托书拿给叶戈罗夫大尉（就是那位区民警局行动小组组长）。一切都合乎手续。上面既有印记，又正式盖有单位图章。叶戈罗夫很快记下车号（果然是外地的车），并马上和市内值班民警挂了电话，市内值班民警立即对汽车检查局各检查站，特别是设在市区各出口的检查站下达了指示：拦截一辆“吉尔”——133型有上述号牌的带篷的载重货车，该车司机是个特别危险的罪犯。

这辆卡车是从日托米尔州来的，提货单位是当地糖果点心厂，因此，该州内务厅接到任务：这辆车一到，就拘留司机和凭委托书取货并押车的人（一个名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鲍里索夫的人），让他作证人。

这样该办的都办了。至于肇事地点，他们与赶到的检察院侦查员一起写了检查记录，画下肇事经过简图，还找到了两位见证人，都是本厂的工人，虽然事故发生时离得很远，但他们亲眼目睹了发案的经过。那司机是有意把值班老头子撞倒的，这点毫无疑问，他肯定还想撞死另一个人——热尼娅·玛雷舍娃。过了两三个小时，虽然医生同意让他们探望热尼娅，但只许见一会儿。热尼娅提供了一些初步证词。她的伤势仍然很重，不过已没有生命危险了。

总之，一切都很清楚，需要立即抓住罪犯。诚然，他为何要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尚不得而知。等把他逮捕归案，事情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0031300

那一晚，也把上面的说法报告给各级民警机关，并编入本市昼夜案件通报。在第二天早晨，在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局长办公室召开的业务会上，讨论了通报行动方案。

“那么，现在我们就着手处理工厂的这桩案子吧。”将军说。“案情严重。我们之中有谁去过现场？”

他看了一眼茨韦特科夫。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用手掌搓搓后脑勺（他极不满意，甚至是生气时常常这样做），简短地回答道：

“舒赫明。”

“那辆肇事的卡车在出城的地方截获了没有？”

“没有。”

“市区的出口封锁迟了。”分局一位局长说。“溜了。”

“给公路沿线下达指示了吗？”将军问。

“下达了。”茨韦特科夫点点头。“当时就下达了。”

“嗯……”将军疑惑地摇摇头。“只要全速行进，那么一夜功夫他们就可能驶过奥勒尔了。这一段有多少个国家汽车检查局的检查站？啊？竟没有一个站汇报情况？大家都睡觉了？”

“我想，”茨韦特科夫手里转动着眼镜，若有所思地说，“罪犯可能把国家号牌换了。”

“公路上没有号牌可换。”将军不同意他的看法。

“也许，他随身带着呢，是吗？怎么照您认为，他撞死老

头子是早有预谋的了？”

“至于车牌，在莫斯科，随便从哪辆车上都可以偷一个。他匆忙逃跑时，天已黑了。”茨韦特科夫固执地说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等等，等等，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略。”将军意味深长地举起一个手指。“驾驶室还有另外一个人。这就是那个人……他叫什么来着？”

“鲍里索夫。”茨韦特科夫提示道，同时，加重语气说。“是见证人。”

“如果不是见证人呢？如果是同谋犯呢？他怎么会象小狗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

“方向盘在司机手里。罪犯暂且是司机一人。”

“一句话，这样吧，”将军的手掌轻轻拍了一下桌子，“费奥多尔·库兹米奇你负责监督这个案子的审理情况。我看，没有理由把它由区里转到我们这儿，破案不会太难。”

早晨的紧急碰头会，是在司空见惯的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会开了不过十五分钟。将军精神抖擞地宣布：

“好了，散会。投入战斗！”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茨韦特科夫照例按寻常的路线，顺着市刑侦局的最长的几个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途中，他心不在焉地与同志们打打招呼，习惯地思考着今天将要办的几桩案子和其他一些事情。

应该说，柠檬酸厂门口发生的这件案子，在他的心里并没有占多大位置。今天在将军那儿开会以前，他浏览一遍有关这一案子的卷宗后又着重研究了现场检查记录，对此，他很不满意。记录搞得太草率，匆匆忙忙，平面图也是如此。责任当然在侦查员。舒赫明到过现场，也没有引起注意。假如，奥特卡连科去现场，他准会给侦查员下达指示的。大概遇上新手了，还缺乏经验。话又说回来了，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匆忙草率的态度，没人要钻研这些材料，案情很明显，似乎不敢自破，因为有关罪犯的所有情况一清二楚，那干什么白白写那些记录？要让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或者那位奥特卡连科来处理，他们只凭多年形成的习惯，就能把所有的事办得漂漂亮亮，合乎要求，因为他们一贯认真负责，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唉，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罪犯反正一、二天内也落不了网。

茨韦特科夫处理起别的几件急案，其中有一件很棘手，他打算立刻交给洛谢夫办。这是发生在森林街的一桩凶杀案，这该死的案子，一点眉目也没有。复杂之外主要在于错过了时机。当初确定为自杀。现在过了一个月才……

这时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走近他科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他的同事们经常是早晨聚集在这里开五分钟的碰头会。还在门口，他就听见里面人声嘈杂。

他从走廊随便走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同事找来的人

通常在这里等着接见。现在他看见有个岁数不小的女人，坐在窗口的圈椅上，他马上想起她和一个案件，这个女人大概就是舒赫明本人请来做证人的。

因此，费奥多尔·库兹米奇一走进屋子，就用眼睛寻找舒赫明。看见他魁梧的身躯正坐在屋角别人的一张桌子旁边，因为别的原因，费奥多尔·库兹米奇对他早已不满，他问：

“舒赫明，你叫科罗奇金娜什么时候来？”

彼得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中止了与热尼索夫和洛谢夫有趣的谈话，相当轻率地答道：

“哎哟，不记得了，费奥多尔·库兹米奇……”但是他马上察觉局长的情绪不对，恍然大悟，大声说：“啊，想起来了！十点钟，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是的，十点。”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她现在已经在等你接见呢？”茨韦特科夫发现他在耍滑头，可手腕并不高明，于是真的生气了说。“怎么她在家没事儿干吗？不！”他纠正自己的话。“她还有工作呢。在哪儿上班啊？”

“第二手表厂。装配工。”舒赫明嘟哝道。

“好。那么说是不是她在厂子里没事儿干啊？”

“这下就没头了。”彼得烦闷地想，回头看了一眼同事们，他寄予一线希望，也许能得到他们的同情。

“我现在提醒大家，”茨韦特科夫坐在一个桌前，把昼夜通报卷宗放在眼前说。“顺便说一下不止一次，我还是要说，要象珍惜自己的时间一样珍惜别人的时间。”

“别人太珍惜我们的时间了。”彼得埋怨道。

“你就做与你有关的事吧。”茨韦特科夫回敬他一句，“这样，才能要求别人。”

“舒赫明想给她时间让她从心理上适应一下新环境。”洛谢夫戏谑地说。

“凭他这种表现，他自己还没适应呢！”茨韦特科夫生硬地说，边打开卷宗。“她等了这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她只能生气和紧张的。那你还得苦口婆心地做工作，她才有心思去回忆并坦率地讲出来。除了要尊重人外，最好还要考虑一下工作的需要，专家们！”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懊恼地在“专家”二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而后，他看了一眼舒赫明，简短命令道：“去吧，和她好好谈一谈。但愿我们这一席谈话是最后一次。”

舒赫明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默默地走了出去。通常茨韦特科夫心情不好时，众人最好还是不说话。

只有新来的工作人员维克托·乌索利采夫，认为还是要作出反应，于是他叹了口气，说：

“是呀，在礼貌待人方面，我们当然做得很不够。”

茨韦特科夫的眼镜已经架到鼻梁上了，他从眼睛上方瞪了维克托一眼，但是一反常态，没说什么。大家也装作没听见这句话。只有洛谢夫和自己的朋友伊戈尔·奥特卡连科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

此时，费奥多尔·库兹米奇已把本市昼夜案件通报从卷宗中拿了出来，冷冰冰地说（他的气还没有消）：

“我念一下通报以及与我们有关的事。”

他开始一件一件地念，念得很慢，尽可能让大家熟悉每个案情。但是当他念完柠檬酸厂门口的案子时，他把日志推到一边，不满地说：

“事情就是这样，你们看，现在舒赫明走了。这个案子正好是他去处理的。”

“那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洛谢夫忍不住问。

“好吧，先泛泛地谈谈，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茨韦特科夫把在将军主持的紧急碰头会上已讨论的问题简短地讲述了一遍，强调了当前的疑点，最后，他摘下眼镜说：

“案子归我们监管，但是我们并不想接管，它是容易破的。”

“可是我想知道。”洛谢夫又说，“司机究竟为什么要撞人呢？”

“只要抓住他，我们就知道了。”伊戈尔·奥特卡连科忧郁地说。“等不了多久。没准儿明天他就回家了。”

“也许回，也许不回。”洛谢夫摇摇头。“他会想到，他伤害了两个人。这样，他就不急于回家了。我想，他还不至于这么傻吧。他知道，有人在家里等他。”

“可货物总得有个妥善交待呀，”杰尼索夫插话道。

“所以他们会去工厂露面的。”

“也许去，也许不去。”洛谢夫若有所思地重复说。

“他们大概也没有仔细检查过现场吧？既然一切都那

么清楚。”奥特卡连科不无责备並稍有些忌妒地说。

“是的，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茨韦特科夫说，重新把眼镜架到鼻梁上。“这案子归我们监管。”他习惯地从眼睛上面看了一眼。“洛谢夫，森林街的案子也由你负责。这件案子应当从头开始。会后，你找我一下……和乌索利采夫一起来。”

“是。”洛谢夫简短痛快地道。

“我们接着念吧。”茨韦特科夫说。

于是，他重又不紧不慢读起了案情通报，……

碰头会结束后，洛谢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的老熟人、好朋友区分局的叶戈罗夫大尉打了个电话。还好，大尉在班土。

“你好，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维塔利高兴地说。

“打扰你了。”

“噢！”叶戈罗夫回答道，“看来，市刑事侦察局对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感兴趣。你们是否要做一番检查？”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监管一起汽车肇事案，在柠檬酸厂门口发生的那一起。喂，昨天那人……”

“唔，我记得！”叶戈罗夫懊丧地大声说。“遗憾，我们已经放他出城了，这个狗崽子。”

“给沿线下达命令了吗？罪犯现在怕已过了图拉和奥廖尔了，正向基辅逃窜，是吧？”

“向沿线发了通知，可至今没有消息。”

“他们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